

近世以來三論宗的歷史研究與人物考據

夏金華

—兼及僧肇著作的真偽問題(上)

三論宗，主要是以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為研究、修習對象的宗派，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宗派中興起最早、消亡也最早的派別之一。如果從後秦弘始三年（四〇一）鳩摩羅什（Kumarajiva，三四四—四一三）來長安譯出相關的經論算起，中經唐代初年吉藏（五四九—六二三）實際成立三論宗，其後續仍有傳承，直至澄觀（七三八—八三九）於乾元中（七五八—七五九）前往金陵拜謁玄奘長老傳「關河三論」時為止，前後活躍了將近三六〇年的時間。此後，迅即凋零，淹沒無聞，長達千載之久。不過，據學者的研究，在古代其實只有「三論師」的稱謂，並無「三論宗」之名目。後來，因日僧凝然（一一二四〇—一三二一）所作《八宗綱要鈔》一書的輸入，國人始有「三論宗」的概念與說法¹。

作為印度佛學中最重要的中觀學派理論在中土的發

展與變化為代表的三論學說，在近代重新受到重視並因之掀起研究的熱情，由此產生有價值的研究成果，是值得重視的。特別是在清理歷史的源流、人物生平事蹟的考據，以及《中論》教義等多層次的探討方面。本文擬就前兩方面的內容，作一番探究，以就教於大方之家。

一

從歷史源流上看，學術界、佛教界一般認可凝然《八宗綱要鈔》一書的觀點，即三論宗的傳承系統為，文殊菩薩——馬鳴——龍樹。龍樹（Nagarjuna，一五〇——二五〇）之後分為二流：一支傳龍智——清辯——智光——師子光；另一支傳提婆（……*Vaṅśa*，一七〇——二七〇），羅睺羅多，沙車王子至羅什。其中以後一種看法最為流行，基本沒有異議。

一種不同的意見是說，龍智——清辯——智光之後

，不是師子光，而是地婆伽羅，再傳給賢首，即華嚴宗的第三代祖師法藏²。也有人認為，龍樹、提婆之後，三論學系統不是分爲兩支，而是五支，即(1)羅睺羅多——護法——佛護——月稱；(2)無著——世親——安慧等；(3)沙車王子——羅什；(4)清辯——月稱——智光等；(5)青目 (Pillayāla)。其依據之一是：

印度關於《中觀論》之注釋者，傳說有七十餘家之多。西藏傳有八種：一，《無畏論》，中有引用提婆論者；二，依《無畏論》而作者，有佛護釋論；三，依佛護論而作者，有月稱之《明論》；四，清辯論師之《般若燈論》；五，提婆設摩釋論；六，安慧釋論；七，古挈室裏釋論；八，古挈末底釋論。前四論乃中觀派之正統思想，後四論乃唯識學者對中觀論之別解。我國譯出之中觀論釋，主要爲羅什所譯青目釋，此與西藏《無畏論》相近。³

作者道安（一九〇七——一九七七）提出的這個印度龍樹學的系統，是綜合了內地的注疏與西藏譯籍、釋論之後所得出的結論，相對比較可靠，應該更經得起原

有歷史真相的檢驗。

將唯識學的無著、世親、安慧等人置於龍樹中觀的傳承系統之後，是與西藏的傳統做法相一致的。自歷史上的藏王墀松德贊宣布「從今以後，『見』應以龍樹的宗規而行持；『行』應以『十法行』及《般若波羅蜜》而修學」的命令以來⁴，龍樹一直受到重視，對於《中論》的注釋，譯有無畏、德慧、提婆設摩等八家（其中四家已佚），另有宗喀巴《中論廣釋》一書。其中觀學說更是構成藏傳佛教的理論基礎，對其餘各個佛教派別具有深遠影響，尤其對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，中觀應成派就被認爲是佛教的根本思想，從而在西藏思想界奠定了穩固的地位。

在藏人看來，龍樹是偉大的聖者、密教的祖師，其地位一貫被置於闡釋佛法最爲精深、廣受信徒膜拜的「六嚴二聖」之首⁵，其中「六嚴」的排列順序爲龍樹、提婆、無著、世親、陳那、法稱，與道安所列基本相似。但是，這種理解卻與內地教界及學界普遍將龍樹與無著、世親截然分爲中觀、唯識兩家，且有著不同的傳承系統，明顯有別⁶。

形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，似乎應當歸結於漢地僧俗學者對於號稱「千部論師」之稱的龍樹，其研究興趣

法師（一九〇六——二〇〇五）對此問題的研究上得到證實。

從思想理論的傳承分析入手，法師認為三論宗的第二祖應該是僧肇、僧叡，理由是僧肇有《肇論》，承襲羅什，最為純正守一；「僧叡法師，畢生弘什公法門於關內，與僧肇同時而同師，著有《小品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淨名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等序，為三論師所依，故與僧肇同列第二。」¹¹事實上，道生雖為羅什門下，但其著述中並無三論之類的章疏，他主張的是頓悟、佛性諸說，與《涅槃經》義相合，時人尊之為「涅槃聖」。舊說將其尊為三論宗的二祖，明顯欠妥。若視道生、慧觀等人為三論宗之別系，則無不可。

同時，法師又指出第三祖應為高麗朗，而不是河西道朗之謂，因為「在嘉祥大師等的著述中，處處可以見得：祥師稱高麗朗，謂朗公，或是攝山大師，或是攝嶺，或稱攝嶺朗等。而稱河西道朗，必以『河西』二字而分別之。」¹²其後是止觀詮、興皇朗、嘉祥藏，分別為四、五、六三代祖師。法師的考證有理有據，恰如其分，足以採信。

尊高麗朗公的原因，是因其「承關中之學，以中觀

論之思想為根基，建立一切言教。始標揭無依、無得大乘三論，斥成實師，而後始有三論宗之成立。」¹³

對於羅什之後所傳，道安《三論宗史論》一文，則更作深論，以為三論學統雖有幾家，但也不必盡屬授受相承以論，如「高昌智林師生，倡『假名空』義，於性空學，確有所入。廣州大亮，以二諦為教，深契性空。高麗僧朗（道朗），得關河古義，於齊之建武年間（四九四——四九七）入南吳，居攝岩（今南京棲霞山），於大亮、智林之教義，應當有所稟受。然朗名不載於僧傳，唯吉藏之《中論疏》，及《大乘玄論》有所記述。《中論疏》云：『肇公云：以物非真物，故是假物，假物故即是空。』朗大師關內得此義，授周氏，周氏因著《三宗論》也。」此說可與印順師所論相對照，可以明了。同時，也印證了唐代天台湛然《法華玄論釋識》一書有關記載的準確性：

自宋朝已來，三論相承，其師非一，並稟羅什。當年代淹久，文疏零落，自齊朝以來，玄綱殆絕。江南盛弘成實，河北偏尚毗曇，於時高麗朗公，自齊建武來江南，難成實師，結舌無對，因茲朗公自弘三論。¹⁴

總體說來，有關攝山三論宗歷史考據最為詳細而精

審者，當推湯用彤《攝山之三論宗史略考》一文。該文著重考證了羅什之後三論宗祖師傳承的史實，進一步清除了蒙在該宗歷史上的迷霧，使之更接近於清晰而真實。

湯氏認為，舊說曇濟是道生傳承者有誤。曇濟之學出自羅什門下的僧導，其為河東人，年十三出家，住壽陽八公山東寺。至宋大明二年（四五八），始抵達建業（今南京）中興寺。是時道生早在元嘉十一年（四三四）已寂於廬山。兩人是否謀面尚存疑問，何來傳承之說？

其次，河西道朗（一稱慧朗）嘗與曇無讖共譯《涅槃經》，並作《涅槃義疏》。故早在北涼時期已有「河西獨步」之稱，宋元嘉二十二年（四四五），又被稱為「河西宗匠」，地位遠在曇濟之上，是其前輩，決無反為其弟子之理。至於列道朗為僧詮之師，實是誤解吉藏《中論疏》、《大乘玄論》諸疏之說所致。「僧詮受學之時，已當齊末梁初，上距譯《涅槃》之年，已九十餘載。河西道朗必至少壽百二十歲，乃可為僧詮之師也。」¹⁵實際上，湯氏以為攝山僧朗才是僧詮之師。

僧朗之師，為法度，二人為同鄉。當年法度南遊至攝山，與隱居者明徵君相友善，徵君將亡，舍宅請度居之，是為棲霞寺。二人師徒相承，良有以也。

僧朗之世，名聲卓著。梁天監十一年（五一二），為免三論學失傳，武帝嘗遣中寺釋僧懷、靈根寺釋慧令等十人，至山諮受三論大義。如上所述，吉藏《中論疏》卷五又言，齊之隱士周顒承朗之學，撰《三宗論》。

不過，湯氏依據高昌郡沙門智林寫給周顒的信中所言，稱讚此論是「檀越（指周顒）天機發緒，獨創方寸」之語，認為此說深有疑問，而且從時間上說，「如《三宗論》作於永明中，僧朗當至建業不久。如在宋明帝時，則僧朗應猶未南來也。」¹⁶似乎沒有可能。

其次，有日本學者境野黃洋《支那佛教史講話》中以為，梁武帝得僧朗之義而作《大品經注》，湯氏認為，此說近乎情理，因梁時建業未有其餘研究三論之人。但此說有些誇大，如梁武帝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：

……采《釋論》以注經本，略其多解，取其要釋。此外，或據關河舊義，或依先達故語，時復間出，以相顯發。若章門未開，義勢深重，則參懷同事，廣其所見。使質而不簡，文而不繁，庶今學者有過半之思。¹⁷

《大品經注》一書已佚，但從引文亦可看出，此書乃綜合當時學人的思想而成，並非隨從一家之說也。

僧朗之三論學傳至止觀詮，僧詮之後，有弟子法朗、智辯、慧勇、慧布四人，三論之學始出山林而入京邑

，並超過原先盛行之成實論師，勢力宏大，成爲顯學。這一時期的盛景亦可參看啞言《震旦三論宗之傳承》一文¹⁸。

註：

1. 參閱《八宗綱要鈔》卷下《三論宗》（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六月版）、《周叔迦佛學論著集》下集《佛教研究法·三論宗之源流與立教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一月版，第九一——九一二頁。

2. 涵虛《三論源流考》，張曼濤主編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，第一頁，臺灣大乘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九月版。印順《三論宗史略》一文，也基本認同這種看法，但不同意第(2)支的說法，其中不提「龍智」與「智光」（第五——八頁）。

3. 道安《三論宗史論》，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六十六頁。

4. 布頓仁欽生著、郭和卿譯《佛教史大寶藏論》，民族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版，第一七八頁。

5. 六嚴二聖，亦稱六莊嚴二聖。二聖，指的是釋迦光、功德光。六嚴二聖是藏傳佛教寺院裡供奉最多的聖像，擁有廣泛的信眾。

6. 對於中觀與唯識的關係，內地學者歐陽竟無的觀點有些不同。他認為，「龍樹《中論》，無著《辯中邊論》，若初得聞，入道有門，應以《中邊》最初一頌詮釋《中論》中道義頌，而後非空非不空義，兩聖一宗，非各別論：曰龍樹空，曰無著有。『虛妄分別有』者，釋『眾生緣生法』句也；『於此二都無，此中唯有空』者，釋『我說即是空』句也；『於彼亦有此』者，釋『亦為是假名』句也；『故說一切法，非空非不空，有無及有故，是則契中道』者，釋『亦為中道義』句也。……龍樹真無，無著亦無！……無著真有，亦龍樹有！……若夫賴耶，義是《中論》：『雖空亦不斷，雖有亦不常，業果報不失，是名佛所說。』不斷相續，不常相似，相續相似，持而不失，非阿賴耶，誰有此義？……誰謂龍樹不闡唯識！」（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敘》卷四《十義抉擇第二》，《歐陽大師遺集》第一冊，第二七九——二八一頁）同時，在《大涅槃經敘》、《唯識抉擇談》、《藏要·經敘》等書中，也一再申明這一觀點。

7. 詳閱萬金川《藏地學者的龍樹著作觀》，臺灣《諦觀》雜誌一九九一年第六十七期。如需進一步了解還可參閱該作者的《中觀學知見書目舉隅》一文，《諦觀

- 《雜誌一九九七年第十、十一、十二期。
8. 湛然《法華玄義釋識》卷十九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三卷，第九五一頁上。
9. 《三論宗源流考》，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二頁。
10. 啞言《震旦三論宗之傳承》，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九十二—九十三頁。
11. 印順《三論宗史略》，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十一頁。
12. 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十三頁。
13. 《震旦三論宗之傳承》，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九十三頁。
14. 《法華玄義釋識》卷十九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三卷，第九五一頁上。
15. 《攝山之三論宗史略考》，湯用彤《往日雜稿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版，第十五頁。
16. 《往日雜稿》第十八頁。
17. 蕭衍《注解大品序》，參閱僧佑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八，
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五卷，第五十四頁中。
18. 該文末附有《三論宗系統表》，《三論宗之發展及其思想》第一〇七—一〇八頁。

香港志蓮淨苑入選世遺預備名單

志蓮淨苑位於香港九龍鑽石山志蓮道，始建於一九三四年，是香港唯一的女眾十方叢林，以仿唐木結構建築為特色，與周邊的南蓮園池及斧山公園結合為大型的仿唐建築群，是香港的特色建築勝景。

整體建築布局為「三進三重門一院」：以盛唐敦煌莫高窟第一七二窟北壁「西方淨土變」圖作為規畫藍本，仿「觀無量壽經變」的佛寺設計，以中軸線為主體布局，呈現對稱、均衡的唐代建築風格，部分建築手法亦採和式。其殿堂是採用天然木料建材，均以榫接方式結合，不使用釘子，比例和諧優美。殿堂內供奉的佛菩薩像是依據佛經所描述，參照盛唐造像風格，十分莊嚴，其造型、手印、執持法器各異，彰顯諸佛菩薩特有的願力和德行。

二〇〇〇年志蓮淨苑重建落成，並正式啓用，總面積約三萬多平方公尺，集宗教、教育發展與安老為一體，設有佛教志蓮小學、佛教志蓮中學、志蓮淨苑文化部、志蓮淨苑夜書院、志蓮淨苑圖書館與安老院等。